

世界汉语教育丛书

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 ——江户时代唐话五种

鲁宝元 吴丽君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

——江户时代唐话五种

鲁宝元 吴丽君 编

日
本
汉
语
教
育
史
研
究
江
户
时
代
唐
话
五
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江户时代唐话五种 / 鲁宝元, 吴丽君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10

(世界汉语教育丛书)

ISBN 978-7-5600-9088-7

I. 日… II. ①鲁… ②吴… III. 汉语—教育史—日本—江户时代
IV. H195-0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6304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孙 丹 牛园园

装帧设计: 王 薇 张苏梅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5.62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9088-7

定 价: 39.0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90880001

探索语言传播规律

李宇明

语言传播，指 A 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 B 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 A 民族（语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 B 民族（语言接纳者）。语言传播是亘古普存之现象，是民族间接触、交流乃至碰撞的方式之一种，也是民族间接触、交流乃至碰撞的先导与结果。语言在传播中发展或蜕变，社会在语言传播中争斗与进步。

国家是现代社会的实体。语言传播在民族间进行，若引入国家的概念，会看到许多语言传播也在国家间进行。语言在多民族的国家内传播，与在国际间传播有同有异，甚至有质的差异。语言传播研究，需区分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分而研究寻特点，合而研究看共性。此处只谈国际传播。

研究语言传播是应用语言学等学科的天然职责，但以往的学术精力，多集中在二语教学（第二语言教学）的技术层面，对语言传播的宏观规律关注较少，认识有限。语言传播也常纳入政府视野，因为它会成为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支持还是阻止语言传播，都是国家政策的重要内容，其根基是语言传播规律。

语言传播的根本动因在于价值。有价值的语言，才会被他族他国学习和使用。语言传播价值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外交、贸易、学习、谋职、旅游，乃至追赶时髦或是纯粹的生活兴趣，这些价值可归总为交际价值和文化价值。语言传播价值的大小有无，不在语言自身，首先取决于语言领有者的社会及历史地位。一个弱小民族，其语言除去学术上的认知意义及或许存在的微弱的外交作用，几乎没有传播价值。世界上有五六千种语言，能在国际间传播者为数甚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西方世界最有价值的语言当属法语，但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由于美国的崛起，加之英国的传统威权，英语最终超越法语，成为世界上价值最高的语言。

有价值的语言并不一定能顺利传播。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英语虽然走红世界，但在中国并不走红。语言有无价值，语言能否顺利传播，不仅看语言领有者的社会状况，还要看它对语言接纳者有无价值，看语言接纳者是否认识到其价值。英语对于中国，其价值在改革开放时期才表现出来，如今学英语者约有 3 亿，不久就能超过以英语为母语的总人数。

回首历史，汉语也曾是东方最具价值的语言，在越南、暹罗、朝鲜半岛、日本、中亚等地广为传播，在西洋也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汉学。但是到 20 世纪上半叶，泱泱中国却积贫积弱，羸弱程度几乎无以复加，世界上已无几人来学汉语。20 世纪末，特别是 21 世纪初，情势大变，世界目光聚焦中国，上千万人步入汉语学习的行列，汉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传播价值。不同语言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价值变化，说明语言价值不在语言本身，而在社会，在语言所属社团和接纳社团双方的社会状况，而不仅是某一方面。

政府对于语言传播可能采取不同态度。作为语言领属者的政府，对于本国语言的向外传播，一般都是支持态度。历史上有用枪支持的，如当年沙俄在波兰之所为，甲午战争后日本在中国台湾之所行，法国人都德《最后一课》之所记。当今政府多用钱支持，或是在前台公开张扬，或是隐身背后让民间组织出头露面。公开张扬者多阻力，隐身背后者常遂愿。反对自己语言向外传播，例子十分罕见，我只知道闭关锁国的大明王朝，曾严禁国人教西方教士学习汉语汉字。16 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从澳门到香山，曾看到盖有总督大印的布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翻译）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刑处死不贷。”（《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56—157 页）

对国人学习和使用外语，政府态度也多种多样。有支持的，如当前蒙古国对于英语的提倡；有反对的，如亚非许多国家独立之初对宗主国语言的排斥；也有随其自然的，例不需举。对待外语，许多政府都会谨慎处理同母语的关系，并有语种选择性，这种选择性或受意识形态制约，或受历史因素影响，或受世界潮流裹挟。

如何对待语言传播，不同政府在不同时期可能采取不同政策。但不管如何，这些政策都须遵循语言传播规律，违反规律者迟早失败。历史上，用枪输出语言者，失败了。明朝把汉语汉字视作机密禁止外传，但利玛窦、金尼阁等一批传教士还是成了汉语通。印度建国后致力于印地语推广，期望逐步取代英语；而至今印地语推而不广，英语在印度语言生活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被认为是印度发展之利器。

中华民族语言，随着中国发展加快了向外传播的步伐，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也早成为外语教育的最大国度。但是，我国处理现代语言传播的经验十分不足，理性思考也相当欠缺。全面观察语言传播现象，深入探讨语言传播规律，按照规律作好语言传播规划，已成为国家发展不容忽视、不敢稍息的社会课题。在促进中华语言的国际传播方面，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

1. 语言传播的根本动因是价值，增加中华语言的传播价值便为第一要事。比如：利用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发展中的科技、教育，增加汉语的文化价值；利用产品进出口等经贸往来、国内外旅游业的拓展、在我国举办的大型会议及活动等，增加汉语的经济价值；利用我国在世界组织中的地位和与世界各国各区域的各种合作，增加汉语的外交价值。

2. 语言传播非一厢情愿之事，且中国向来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研究世界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外语政策及其风俗习惯，研究各国各地接受汉语的历史、现状及潜在需求，用语言接纳者乐意接受的方式，来满足各国各地对汉语的不同需求。重视同语言接纳国的政府、专家的交流，共同规划

汉语教育与使用的各种问题，制定互惠互利的规范标准，使汉语传播如“润物细无声”之春雨般平和，如“奔流到海不复回”之江河般长远。

3. 中国是汉语国际传播的大后方，重视汉语国际传播，更须加强国内汉语教育与研究，树立母语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固本方能强末，根深才能叶茂。语言文字工作有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外热内冷”为病，和谐发展为智。

4. 语言传播是系统工程，需统筹考虑诸多关系。例如：华人华侨带着汉语走向世界，落地生根，形成了悠久而顽强的华文教育传统。汉语国际传播怎样与海外华文教育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有数十年之经验，对培养海外高水平汉语人才仍不可或缺。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同国外的汉语教学，怎样统筹安排，长短补合？中华语言丰富多彩，魅力无限，蒙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傣语等，都有重要的传播价值，甚至还有较长的国际传播历史，中华语言怎样以汉语为尖兵，形成国际传播的大阵列？

同促进中华语言国际传播同等重要，中国还要扮演好语言接纳者的角色。首要之策是根据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制定富有远见的外语发展战略。理论而言，世界上有的语言，中国都应有人懂；世界上有重要价值的语言，我国周边的语言（包括跨境的民族语言），对中国未来发展有重要意义的语言，都应该设置专业，培养或储备人才。制定外语发展战略，应特别关注：

1. 语种布局要有前瞻性，以适应国家的未来发展。

2. 不仅重视外语教育，同时要设计国内的外语生活。比如：合理发展外语传媒，向世界真实报道中国；组织外语服务团队，向来华旅游、参会、经商者提供语言服务；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士会逐渐增加，甚至形成社区，对这些社区的外语服务，相信不久就得列入政府的议程表。

3. 外语教育与中华语言国际传播的呼应，包括两支工作队伍的呼应、两支研究队伍的呼应和两支教育队伍的呼应。

语言传播等一系列语言问题，史无前例地重要起来，特别

需要制定科学的语言规划，协调多方关系。当前我国语言规划与管理，职责分散多处，各揽一块，政出多门，步调不一。应建立一个有权威、有效率的国家语言工作机构，统一语言规划，使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国内语言推广与国际语言传播、中华语言发展与外国语言教育、现实世界的语言生活与虚拟空间的语言生活等协调发展，以实现语言生活的和谐，进而促进社会和谐乃至世界和谐。

目 录

导论：简论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

方法	张西平 (1)
世界汉语教学史研究综述	吴丽君 (18)
唐话五种教本在日本汉语教学史上的	
地位和作用	鲁宝元 (28)
日本江户时代唐话教本的研究价值	朱 勇 (59)
唐通事与汉语言文化在日本的传播	朱 勇 (68)
江户时代的唐学者——冈岛冠山	赵 苗 (80)
试论《唐话纂要》的词汇选编特色	朱 勇 (91)
关于《唐话纂要》	赵 苗 (99)
《唐话纂要》二字话的收词和编排	赵 苗 (108)
《唐话纂要》等唐话教材中的处置式分析	刘继红 (116)
《唐译便览》的构成及传递的信息	金满生 (123)
《唐话使用》的编写特点与研究价值	吴丽君 (131)
《唐话使用》中“三字话”的语法结构	田秀芳 (141)
《唐音雅俗语类》中所体现的语言文化一体化	
教学理念	刘继红 (157)
论唐话教本	(日) 六角恒广 文 金满生 译 (169)
《中国语教本类集成》序	
.....	(日) 六角恒广 文 金满生 译 (183)
文本资料	(194)

导论：简论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张西平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说：“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①他认为为了研究汉语史，应该注意对汉语的亲属的研究，例如，对汉台语群中的各类语言的研究，对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群的研究。为研究汉语古代语音，还应对日语、朝鲜语、越南语中汉语借词的研究。但从根本上讲，汉语史首先是和中国史，汉族人的历史密不可分的，因而，汉语史的研究基本上是以中国史为背景，以汉族人的语言认知活动为内容展开的。到目前为止，所有已出版的汉语史研究著作基本上都是以此为基点展开的。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但汉语的历史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汉语作为外语研究的历史，或者说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历史。这样的历史不仅是在中国发生，也在世界各地发生。对于汉语这样的历史也应给予研究和重视，本文就是对如何研究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和学习、研究的历史作一简要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方家。^②

①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② 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兴起的标志是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和张西平《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调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的相继出版，2005年首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讨会”在澳门召开，会议期间在澳门注册成立了“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并在澳门出版了首届会议的论文集《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这标志着这个学科的正式确立。2007年在日本大阪的关西大学召开了“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第二回会议”，主题为“16—19世纪的西方汉语学习”，并将在澳门注册的“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究会”转移到日本大阪正式注册，选举产生了新的学会领导，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西平教授当选为会长，学会决定于2010年在罗马召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第三届国际研讨会，这些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和成熟。

一、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

世界汉语教育史就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历史过程。这一定义已经大略的确定了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的基本内容。

把汉语作为目的语进行学习和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鲁健骥先生最早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有史有论，是一个学科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近二十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的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说在‘论’的方面，有了一定的基础，在‘史’的方面，显得十分不足。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一些很零散的记述。因此，我们应该改变这种状况，尽快地开展起来对外汉语教学历史的研究”（鲁健骥，1999）^①。毫无疑问对外汉语教育史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最主要内容，但并不是唯一的内容，我理解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应该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外汉语教育史。汉语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汉语的对外教育始终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政策，作为语言教学，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给我们研究对外汉语教学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如董明所说：“闹清中外古人汉语教学的内容、特点及方式、方法，寻求其中有规律的东西，总结其经验教训，继承其优良传统，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便探索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底蕴、符合汉语汉字特点的对外汉语教学之路，搞好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促进学科的发展、建设，使之日臻完善、成熟。”^② 这点出了展开对外汉语教育史的重要理论意义，只有做好学科的历史研究，才能真正走出完全盲从于西方的二语习得理论，用其裁剪中文作为外语教育的特点，从而完全忽略了汉语字特点的研究路向。历史研究会给予我们新的智慧，汉语作为外语的教育有着比西方更为悠久的历史。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中国古代的对外语教育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学术研究

① 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编：《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年。

② 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

领域。对学术界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施光亨的长文《历史上的汉语教学：向着第二语言教学走出的第一步》（施光亨，2005）^①对对外汉语教学史作了一个系统论述，给我们展示了对外汉语教育史的丰富内容。

但目前急需从中国古代到当代各个时期的对外汉语教育史展开断代史的研究，对中国历史上的对外汉语教育史的重要人物和文本展开深入的个案研究，只有将断代史研究和重要的个案研究做好了，我们才能真正写出一部较为完备的对外汉语教育史。近年来学术研究已经开始向这样的方向发展。例如，张宏生所编辑的《戈鲲化集》^②就是一个很好的对外汉语教育史的个案的文献整理。在澳门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研讨会上鲁健骥的《践约：19世纪中叶中国人编写的汉语简易读物》，鲁宝元先生的《人在海邦为俊杰，学从中华问渊源：乾隆23年琉球王国第四批派遣留学生北京学习生活调查》，刘丽川的《清末的韩、中〈外国教师合同〉比较研究》，张美兰的《掌握汉语的金钥匙：论明清时期国外汉语教材的特点》，施正宇的《汉语教师戈鲲化出使哈佛初探》^③等论文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对外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内容。程裕祯主编的《新中国对外汉语教育发展史》则对当代中国对外汉语教育史作了系统地梳理，从而开启了对外汉语教育研究史断代史研究的先河。

第二，少数民族汉语教育史。中华文化的历史就是一个汉民族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汉字的传播直接影响了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文字的形成和发展^④，而且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存在着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接受汉语教育的历史事实。戴庆厦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分别经历了从秦汉到明清，从清末

① 李向玉、张西平、赵永新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澳门：澳门理工学院出版，2005年。

② 张宏生：《戈鲲化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③ 以上论文参阅李向玉、张西平、赵永新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澳门：澳门理工学院出版，2005年。

④ 陆锡兴：《汉字传播史》，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年。

到民国和新中国时期的双语教育。^①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满族入关后的汉语学习，他们留下了一系列有关汉语学习的历史文献，这对我们研究汉语教育史都是很珍贵的。从现实来看，目前正在进行的少数民族的汉语教育，给我们提供了现实的材料。虽然，这不是对外汉语教育，但仍是将汉语作为目的语的教育，也同样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吕必松，2001)^② 因此，对中国国内少数民族的双语教育的历史、学习汉语的历史的研究同样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第三，国外华文教育史。这是指对国外华人后裔的汉语教育的历史。“有水井之处就有华人，有华人之处就有华教。”这说明华文教育历史的久远。华侨的汉语教育一般都是在双语背景下进行的，汉语也是作为目的语来学习的，因此也应作为汉语教育史的研究范围。郑良树先生的三卷本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对华文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典型的范例。黄昆章先生的《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③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国别华文教育史的范例。这方面的研究也亟待展开，需要我们从不同国家的华人历史情况出发，研究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华文教育的重要人物、著作和教材，研究华文教育在不同语言背景下所展开中文教育的方法和特点。

第四，国别汉语教育史。由中国政府主动派出进行的汉语教学的历史并不长，但汉语作为目的语学习的历史却有很长的历史，凡国外自主进行的汉语教育，并不能归为对外汉语教育。对各国汉语

① 戴庆厦、董艳：《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历史沿革》，见中国基础教育网，www.edu.cn/20011205/3012866/shtml。关于双语教育的概念，文中说：“双语教育学科历史沿革的研究。探讨双语教育研究的历史，人们可以从中寻找有益的经验教训，可以从中发现双语教育发展的规律性。我国一些学者对双语教育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搜集、整理了一批研究资料，并对其进行了分析、评价。如戴庆厦、赵益真的《我国双语研究的现状与展望》、丁文楼的《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丁石庆的《双语类型及我国双语研究综述》、沙马·加甲的《发展中的民族语文教学》等论文和著作对这一问题做了有益的探讨。”

② “对少数民族来说，汉语虽然不是外国语，但它毕竟是一种非母语的外族语，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母语的习惯，同样也会对汉语的学习产生干扰甚至抗拒作用。”木哈白提·哈斯木：《少数民族汉语教学中引进对外汉语教学成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载《语言教育问题研究论文集》，第376页，北京：华语出版社，2001年。

③ 黄昆章：《印度尼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教育的历史、人物、教材和研究著作作系统的研究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和基本的研究内容。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六角恒广的《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①和牛岛德次的《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②就是这种研究的典范；金基石的《韩国汉语教育史论纲》^③、白乐桑的《法国汉语教学史浅论》^④都是最早进行这一研究的论文。在世界汉语教育史首届国际研究会上，丁超的《罗马尼亚汉语教育的发展》、潘奇南的《二十世纪新越南成立后的汉语教育》、李明的《20世纪的瑞典汉语教育》、梁志桦的《新西兰的中文教育历史及其教学模式》、董淑慧的《保加利亚汉语教学史概论》等论文都是近年来展开国别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这里需特别一提的是由北外中文学院鲁宝元教授和吴丽君教授所主编的《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江户时代唐话五种》对日本汉语学习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其重要特点是立足原始文献，从汉语学习史的原典出发展开研究。^⑤

① 六角恒广：《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② 吕必松主编：《国外汉语研究丛书》，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

③ 金基石：《韩国汉语教育史论纲》，载《东疆学刊》2004年第1期。

④ 白乐桑：《法国汉语教学史浅论》，载《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第2期。

⑤ 鲁宝元教授和吴丽君教授主编的《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江户时代唐话五种》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的一个科研项目的成果汇集。从这个项目的立项到项目的进行，我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因为，对外汉语教育史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在前辈学者的支持下，我比较早的进入了这个研究领域。但我研究的主要是西方人早期的汉语学习的历史，对汉语在东方的传播情况了解不多，后来读到了王顺洪先生所翻译的六角恒广教授所写的关于日本汉语教育历史的书，例如《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日本中国语教学志》、《日本近代汉语名师传》，很受启发，深感日本的汉语教育史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恰好我院的鲁宝元教授和吴丽君教授一直对日本汉语教学的历史和理论有着较长时间的研究，他们都有很好的学术成果。这样，我们之间就展开对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这个话题达成很多共识。但当时在国内很难买到六角恒广先生所编的《中国语教本类集成》这一套书，此时，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日本研究中心的徐一平主任得知了此事，当我表达了希望他给予支持的话后，他立即让北京日本研究中心图书馆从日本订购了这套书，可以这样说，没有徐一平教授的支持，中文学院的这个项目是无法开展的。在这里无论是我个人还是这个课题的所有参与者，都对北京日本研究中心，对徐一平教授表示感谢。当然，这个项目的完成还得到了中文学院和学校科研处的支持，没有他们，这个项目也很难完成。当这个项目完成时，我内心充满了喜悦，因为，随着这本书的出版，它标志着在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的推动下，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开始有了一个比较领先的研究领域：对外汉语教育史。

做好国别汉语教育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历史学的所有研究都是建立在材料和文献的基础上的，这是它和理论研究的重要区别。这方面近来也有可喜的进展，中华书局出版的由汪维辉教授整理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开启了国内国别汉语教育史文献整理工作，在国外做的较好的是日本，日本学者六角恒广的《中国语教本类集成》^①系统整理了日本各个时期的汉语学习教材，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些学术进展说明，如果推进国别汉语教育史的研究，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系统地收集和整理世界各国的汉语学习历史文献，对这些基础性的文献加以整理和翻译是展开研究的第一步。除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外，对各国重要的汉语研究者的著作和各个时期的汉语教育的教材作个案的深入研究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国别汉语教育史研究中在理论上有两点较为重要：一是注意在历史研究中展开对比语言学的研究，研究汉语与其他外国语言接触中的特点，注意吸收对比语言学的成果^②，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各国的汉语教育的历史著作中总结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基本经验和规律。二是注意各国汉语政策和语言政策历史的研究，发生在国外的汉语教学不仅可以从对比语言的角度展开，也应注意语言外的影响，即国别的语言政策和汉语政策对汉语教学的影响。语言政策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内容，但在以往的汉语教学研究中较受忽视，一旦我们将汉语教育的历史研究扩展到国外，语言政策问题就成为一个事关各国汉语教育成败的大事。

第五，国外汉学史。各国的汉学家在他们进入中国各个具体学科研究之前，第一步就要学习汉语，因此，各国的汉学史为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文献。关注海外汉学史的研究，从中提取有关汉语教学历史材料是展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在历史上，不少汉学家本身就是汉语教学的实践者或领导者，他们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汉语教学的著作和文献，例如法国的雷慕沙（Abel Rémusat, 1788—1832）的《汉文启蒙》（*Eléments*

① 六角恒广编：《中国语教本类集成》，日本：不二出版社，1998年。

② 潘文国：《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的思考》，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既是 he 从事汉语教学的教材，又是西方汉学史的重要的著作。实际上，如果作海外汉学史研究，忽略了这一部分，那也将是不完整的。^①

这样，我们看到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对象是包括对外汉语教育史和国内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史在内的，世界各国汉语学习和展开汉语教育的历史。我们倡导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试图通过对各国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探讨汉语在与世界各种语言接触中各国汉学家和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认识和研究，总结汉语作为目的语进行教育的特点、规律和方法，以为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教学研究提供学术和历史的支撑。

二、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方法

通过以上我们对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象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范围已经大大超越了单纯的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研究范围的扩大就必然导致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因此，在展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时，所采取的方法是多样的，笔者认为在多样的研究方法中以下三点较为重要：

第一，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方法。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只是对外汉语教育研究的一种历史延伸，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种外语教学，其方法的特点和独特性同样适用于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对外汉语教育史是世界汉语教育史的重要部分，因而，在展开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时，对外汉语的语言习得理论自然成为它的研究方法。关于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方法，刘珣讲的很清楚，他说：“语言学的任务是研究语言，把语言的规律弄清楚，它的任务就完成了。语言教育学科则不能到此为止，它不是为研究语言而研究语言。因此，除了对汉语这一客体的研究外，本学科还需要研究教学活动的

① 参见张西平：《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姚小平：《西方早期汉语研究再认识，17—19世纪西方汉语研究史简述》，载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主体即学习者，研究学习者汉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以及学习者的生理、认知、感情等个体因素——这是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① 这就是说，在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总结历史上的汉语习得的历史过程和规律，学习者的各种因素对汉语学习的影响。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西方出版的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研究^②，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语言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实践基础上的，这些西方语言学家大多对汉语没有研究，因此，这样一种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理论是有局限性的，这点西方的语言学家也是承认的。^③

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在我们把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应用于汉语教育史研究时，要考虑到它的局限性。在这方面，对外汉语教育界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字本位的提出就是一个证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对外世界汉语教育史对于建立基于汉语本身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正是几千年中国本土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经验和教训，正是在研究世界各国汉语教学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真正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普遍性规律，并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提升出更普遍的规律和理论，丰富一般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和外语教学理论。

这就是说，在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中，一方面要善于使用当下语言习得的理论和方法来指导我们的历史研究，另一方面，又不要局限于当下的那种以印欧语的语言习得为经验所总结出的一般的原理，而是创造性的从世界的汉语教育史的历史经验中丰富、发展出真正从中国文字语言特点出发的语言习得理论。

第二，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方法。任何语言的发展都是在与其他语言的相互接触中变化与发展的。王力先生早年明确作过论

① 吕必松：《语言教育问题研究论文集》，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年。

② Vivian Cook：《第二语言学习与教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③ 英国社会语言学家 R.A.Hudson 在《社会语言学》的中文序中说：“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实是，（书中）一次也没提到中国，这一方面反映出我本人的无知，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没出现在我所读过的著作和论文这之中这一事实”。转引自《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130页，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年。